

时尚批判

正播着的电视剧《手机》，给我们提供了辨识中年危机高发群体的参照和佐证。

■周珣

谁的中年更危机

自从倪震大师著名的“引咎分手”声明面世后，“结构性中年危机”一词迅速被推广和普及。说某人“中年危机”了，就像说谁正“更年期”一样，干点儿什么不靠谱儿的事儿都有了合理解释——生理周期嘛，很难逃得过，情绪不稳，把持不定，艳个遇出个轨闹个乱子都有了被原宥理由。

不过，在所有的中年里，还是有部分的中年比其他一些中年，更倾向于身陷中年危机之中的。任何疾病都有高危人群，作为一种成人病的结构性中年危机，也是一样。正播着的电视剧《手机》，给我们提供了辨识中年危机高发群体的参照和佐证。

比起电影手机来，电视剧更加丰盛貌，因为有充分的空间铺陈，主角们都有了前情后事至爱亲朋。小名白石头的严守一，有了一个叫黑砖头的哥。村里的黑砖头比城里的白石头明显活得多点儿乐子，虽然不时被胖大婆娘抓得满脸血痕，两夫妻厮打对骂起来也是恩爱火热，跟严守一夫妇相敬如宾、无话可说的淡漠对比鲜明。虽然也是中年，实在没啥危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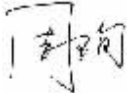
活得越复杂、越精细的人越容易中年危机。这个复杂，包含环境的、思想的、感性的、理性的。严守一和费墨、于

文娟和李燕，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经过一些年的付出和积累，有了体面的社会地位，稳定的家庭生活，收入颇丰，衣食无忧。人到中年的他们，看上去身光颈靓，该有的都有。从哪个角度看，他们都应该是过得挺好的一群人，但他们正是传说中的结构性中年危机高发人群。

这些男人，奋斗期已过，上升期临近尾声，事业基本摸到天花板。体力大不如前，心理承受重压。比较能找到好感觉的地方，除了名利场上的功成名就，就是那些仰视他们的年轻姑娘们。

这些女人，曾经有过的青春和曾经有过的爱情都一副要逝水无声的样子，她们又没有老到甘心就范，这种不甘心跟高智商结合在一起，让她们分外敏感、警惕、锐利，目光如炬，透射人心。不但看得见男人想瞒的事情，还看得见他将动未动的心思，甚至比男人自己还清楚男人其实想干什么。

跟中年危机男近距离相处的女人，一定得留神，不是被他们一起拖累进中年危机里把自己也搞得很危机很中老年，就是把大好青春搭进了他的中年危机里，大赔特赔。这两种是不同年龄段的女人会遭遇的，聪明女性，各自警觉吧。



序跋精粹

我极爱练老的字，我更爱这位甘心在暮色中继续把玩古印字画、偷喝烈酒爱抽雪茄、写字静坐的老人。

■汪涵

高华气派 赤子情怀

练老的公子之溪先生在台湾公干时给我打来越洋电话，说是要我给即将出版的练老的书法集写一篇跋文！该是用受宠若惊来形容当时的心情的。这宠自然是来自老先生对我的抬爱，而惊的是自己竟会斗胆应允下来。事已至此，唯有说些门外汉的话来抵挡一阵了。或许这门外汉平常从老人虚掩的门缝里所瞥见的却又是不同的故事，不经意的风景……

我极爱练老的字，虽然他常说自己的字写得“丑”。但我却真心喜欢他字里这般自然的峭拔，喜欢他写了一辈子字而不觉得自己是书法家。那才是最狠角色说的话，那也是最高华的气派，最动人的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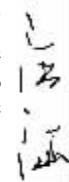
逊。每在夜深人静之时，盘腿于书房草团之上，慢慢展开老人所赠《杜甫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书法手卷逐字凝神之时，那种唯有在登高岗而振衣，临清泉而濯足，策杖山林，泛舟河湄时才有的清朗野趣和恣意情怀竟然就在我的眼前把通篇淋漓的墨痕幻化成了满心酣畅的欢欣。我终究是在这浮光灵动的墨韵里邂逅了那股远离了尘世喧嚣的旷逸仙气。这仙气全然来自老人胸中所藏山水的滋养，还有此生所经风雨的洗练……

我极爱品读练老的真性情。一生嗜好燥烟烈酒的他，八十几岁的高龄还如同孩子一般趁着家人不注意偷喝之溪先生

藏起来的高度白酒，三天喝完一瓶后还自鸣得意的说“不管他们藏在哪儿我都找得到”。那微笑起来时满脸的皱纹像极了从他的宝贝匣子里藏着的秦汉铜印上拓下来的一纸古朴沧桑……

我极爱练老的字，我更爱这位甘心在暮色中继续把玩古印字画、偷喝烈酒爱抽雪茄、写字静坐的老人。就这样看着他已然格外的舒服，格外的温暖。行文于此，唯有祈愿老人家的门能一直这样半掩着，让我这个小门外汉可以一直这样幸福地守望。

(本文为《练霄鹤书法集》跋。练霄鹤书法展5月25日在长沙清水塘市博物馆开展)



最终，朋友们都成了记忆这部大书中的一些章节，华丽、锦绣、弥足珍贵，但是这部书，也只是往回翻，才可看到它的动人与精彩。

■何立伟

朋友

接到一个电话，是深圳一位朋友来到长沙，想起有些故旧多年未见，他要请个饭局，让大家聚一聚，叙个友情地久天长。这心肠当然是无比美好的。

其实这样的情形经常都会有。某人衣锦还乡，或某人路过故里，想起曾经在一起交往过的朋友，于是就张罗着要聚聚会，热闹热闹，是对从前岁月的纪念，也是对从前友谊的回首——倒不是显摆，或者另有他图。不过这样的场合见得多了，会得出个千篇一律的印象，众人会说出同样的话，会涌出同样的情绪，会高兴，也会尴尬，甚至无聊。

高兴是当然的，何以会尴尬甚或无聊呢？

因为五个指头不一般长，来的人中间，有混得好的，有混得不好的。那混得不好的，对比请客的主，或者对比做客的其他混得好的主，他心里会相当不平衡，会失落，会自卑，会说出一些杀风景的话来，有意或无意。这样的场合，主人会尴尬，客人会无聊。于是岔开话题寒暄几句，散伙。“友谊地久天长”就只是一首

歌，在人间飘荡，但不是人间实景。

我有一些朋友，原先的关系相当不错，后来，渐渐，就没了往来。即使邂逅了，惊喜之余，却忽然发觉没了话说。有过好多回这样的经验，让我思忖究竟是自己变了呢，还是他变了，或者是这个社会变了，又或者，是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我找不出答案。反正，一些旧日的朋友就这么样地消失了。换句话说，是一些从前的朋友，走进我的记忆深处了，像鱼儿一样，沉潜在水底。

那么，又有了新朋友吗？

肯定。

但是若干年过去，他们也会像从前的朋友那样，渐渐变得陌生，慢慢失去交往吗？

几乎，也肯定。

最终，朋友们都成了记忆这部大书中的一些章节，华丽、锦绣、弥足珍贵，但是这部书，也只是往回翻，才可看到它的动人与精彩。

我假托了个借口，说

我在外地出差，终于没去参加深圳的朋友的聚会。



留学中国

很想亲口转达，我现在的幸福。想到曾经的苦闷，感受现在的温馨，我流泪。

■高濂太郎

勿忘草

离开母国，有多久了？似乎可以喝五千杯酒似的，以往的事。

在中国，我从不喝酒，只喝茶。以前在母国，天天喝酒，从不喝茶。现在，有些遗憾，已经永远不能和义仁一块儿喝喝茶了。喝茶多好。每夜，开始喝茶，心如止水般。

当时，根本没想到你到月亮上去，我到中国来。

听着广播，现在的日本樱花快开了。义仁不在的长沙，依然严冬。今天，月亮上是否晴天？种子发芽了吗？在长沙，仅仅依恋结了果。

我准备结婚了。你曾经的女友，还没结婚。如果我真的结婚了，想把这件事第一时间告知你的女友。你的女友，为何还不结婚？不要追问。有些

事情，不必清清楚楚。

勿忘草，再次颤抖吧，抱着断绝的乐曲

勿忘草，再次颤抖吧，追着未竟的梦想

春夏秋是属于到幸福站的客人们。你乘坐的最后一趟火车开走了之后，我的心进入了很长的冬季。你在月亮上开着花吗？为了谁开着？

我也有能力追到心爱的女孩子，很意外吧？只要用真心，任何事情都能够、都可以实现的。她现在在那边的房间里听着日本音乐。从没给她讲你的故事。没别的，我不知晓从哪里开始跟她讲。有了她之后，我的心似乎没那么苦痛了，不知这样好不好。

很想见你。我和她，每天都会喝茶。你也一起来吧。你想喝酒？好的。如

果你真的来我的新家做客了，我会破例的。

很想亲口转达，我现在的幸福。想到曾经的苦闷，感受现在的温馨，我流泪。真的有那么多被泪水冲刷过的伤口？

瞬间，从身体脱出了灵魂，灵魂飘向月亮上去。从在月亮上的你家窗口，我看见了你的笑容。你虽然不帅，但令我感到很温馨。你说：“如果心痛的话，就忘记我吧。我在这里默默地看着你。没关系，你一个人也能做得很好。”

我紧紧用力拥抱着听着日本音乐的她。不流泪，不想哭。她觉得奇怪，我到底怎么了。

我小小的声音告诉她，不必哭泣，我们不是很幸福吗？



张望录



《我和父亲季羨林》季承著 新星出版社

“季羨林藏品被盗卖”事件

接替李玉洁工作的那位女人，竟完全继承了李玉洁的那一套，甚至变本加厉，我根本无法见到自己的父亲。2008年10月下旬，突然爆出了一件“季羨林藏品被盗卖”事件。举报人张衡购得多幅上款是季羨林的画作，怀疑有人盗出了季羨林的珍贵收藏。10月底的一天，张衡派人给我办公室送去了一套复印材料，其中有他拍摄的字画。

11月3日下午，张衡向我介绍了近期发生的情况并声称父亲处在危险之中。我仔细看过他给我的复印材料，觉得他买的那些画恐怕都属于假造。第二天，我告诉他我的判断。由

于张衡已经得到了李玉洁的一些证词，说明其中确有真品，所以张衡对我全盘否定的意见难以接受。

11月初的一天夜里，张衡告诉我，父亲在医院里的护工小岳要和我通话。我立刻拨通了小岳的电话，她告诉我，后任秘书已经不来医院了，在医院的父亲基本上处于无人照料的状态。她经过了解，知道季先生有儿子，不明白为什么不让人家来照看自己的父亲。她征求父亲的意见，问，儿子要来看你，你让他来不？父亲说：“儿子真的要来，我欢迎。让他来！”我和小岳商定于11月7日上午去医院会见父亲。小岳嘱咐我一定要带一些季先生喜欢的家乡吃食。11月6日晚，我和妻子小马赶制了两样济南

家乡饭菜懒龙和十香菜。第二天上午，我带着准备好的家乡济南小吃，走进父亲住的2号楼403病房，只见父亲端坐在一张小桌后的沙发上，神情静穆。我立即走上前去，在小桌前向父亲磕了三个头。然后我走近小桌旁的椅子，说道：“爸爸，我给您请罪来了。”接着我听到了十三年来父亲的第一句话，“你何罪之有啊，这些年，何尝不是天天想念呀”。

我又说：“以前也想来看你，就是进不来，以后就好了。”父亲说：“父子团聚是人之常情，不希望我们团聚的人是不正常的。”我说：“十三年了，我很想念父亲。”父亲说：“我没有年的概念，但我知道时间是很长了，太长了！”这时，我激动得不禁泪流满

面，但旁边有人提醒我不要失态。我把带去的食品请父亲过目。他看后说，很久没吃过这种东西了。接着，父亲谈起了偷画的事情。他说，他几年前就觉察有人偷画。他们当着你的面叫爷爷，背后就偷你的画。他又说，有人甚至要毒死他，因为他死了就没事了。那天，我们谈了很多。

(完)

抢书：本报联合新星出版社免费送5本签名本《我和父亲季羨林》。读者可通过移动手机用户编辑短信：“CS+姓名”发送到1065800078462，或者登录华声娱乐 <http://ent.voc.com.cn/>参与活动。